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八回 振芳覓婿龍潭莊

話說四人同至鮑府大門口，早見六騎牲口已過護莊橋，離莊不遠。花老一眾見鮑、駱同兩個和尚出來，遂各下了牲口，手拉絲韁，步行至門口。任、駱相見，各各灑淚。眾人揖讓而進至內廳，各自見禮，分坐獻茶。花振芳向駱宏勛道：“昨日同任大爺至府間，老太太說：大駕前日赴杭，即欲就回家。老太太諄諄賜宴，又將徐大爺請來作陪。昨晚家報到府，方知大駕留於鮑府，今早奔赴前來一會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前日路過此地，蒙鮑老爺盛情，故而在此。不知老爹至舍，失迎，失迎！”鮑自安、任正千、花振芳、消安師徒、巴氏弟兄，彼此通名道姓，各道了“聞名久仰”的言語。敘談已畢，家人稟告：“虎肉已熟，肴饌素齋俱已齊備，請老爹安席。”鮑自安分付拿酒，設了三席：兩席葷席，一席素席。首坐花振芳，二坐任正千，三坐巴龍，四坐巴虎，五坐巴彪，六坐巴豹，七坐駱宏勛；主席是鮑自安相陪，消安師徒但在素席。酒過數巡，肴上幾味，祇見葷席上，家人捧上了兩大盤虎肉。花老問起來歷，鮑自安將昨晚睡後，“小女與駱大爺比武，駱大爺躲上空山，相遇消安師徒，力擒三虎；今夜我至三官廟，相邀來舍”的情由說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任大爺同巴氏賢昆仲，老拙相請還怕不至！祇你這孽障眼光偏長，今日弄一稀珍之物，並不能偏你。”花老道：“這還算你孝順我老人家！我未至，你就辦此異味候我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虎肉比牛肉羶，任、駱二人不過些微動動，就不能吃了。他六位英雄吃了兩盤，又添兩盤，好不利害。三隻虎肉被鮑自安家中一頓食，早已完了。

酒飯已畢，大家起來散坐。花振芳同鮑自安走至這一邊，遂將今來特為女兒姻事之語告訴一番，叩煩鮑自安同任正千作伐，鮑自安應允。遂與任正千約同做媒的話，邀駱宏勛至外言之。駱宏勛道：“我向日已經回過：待完過正室之後再議。今日怎又諄諄言之？”任正千道：“世弟不知，花小姐感你四望亭救命之恩，立誓終身許你。見你不允，一旦氣悶於心中，又兼四望亭驚嚇過，回家得了大病，無論寤寐之間，總言世弟大恩難報。花老夫婦見女兒終身決意許你，寬慰女兒道，得愚兄病好，央我作媒，保親必成！花小姐知愚兄與世弟不啻同胞，言無不聽，以此稍開心懷，而病勢痊可。今值愚兄賤恙痊可，攜同巴氏造府，不辭千里而來，二議其親，世弟從之為是也！”鮑自安道：“任大爺之言甚是有理。今天下英士多多，花老父女之意在大駕身上，三番二次登門相求，此乃前緣天意也，駱大爺當三思之！”駱宏勛道：“蒙情做媒，二公之意不薄我矣！但妻妾之事非我志也。煩二公說道老爹：或桂家女兒今日死了，我則聘他女兒為妻，如今欲我應承，萬萬不能。”回言畢，復同進客廳。

鮑自安邀出花振芳，先將駱宏勛決絕之言相告。把個花振芳氣得面黃唇白，說道：“這個小畜生，好不識抬舉！你既不允，諒我女兒必是一死；我女既死，我豈肯叫你獨生！我將十三省內，弄十三件大案在小畜生身上，看他知我的利害！”鮑自安忙止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若此一舉，令愛皆有性命之憂：既愛此人，又何必忍殺他！小小年紀，又是公子性格，那裏比得你我經過大難。依我之見……”便附花老之耳說道：“此事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就把他擺佈了，那時不怕他不登門求親！兩命無虧，終成好事。據你看，使得使不得？”花振芳聞得鮑老之言，改憂為喜，說：“此計可好！”二人復又來至客廳，與眾談論自若，一毫不形於臉。

及至中飯時擺中飯，仍是兩席葷，一席素，一同飲酒。飲酒之間，鮑自安向花振芳道：“你向日在定興，怎樣劫救任大爺？你可從頭細細稟我知道，如若有功，自有重賞。”花振芳道：“我的兒，听我道來！”遂將二更相約捉奸，回廟看火失信；次日任正千大爺被誣，夜間劫救，及至西門復至王倫家殺奸，一時慌迫，竟錯殺二人，西門掛頭被人看見，急緹下城，雇夫子抬至山東，說了一遍。消安極口稱贊，道：“難得！難得！”鮑自安冷笑道：“據你說得津津有味，一個人劫禁牢，今古罕有之事。依我評來，有頭無尾，有始無終，判打一二百嘴掌！”花振芳道：“你說我怎麼有頭無尾，有始無終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待立一旁，听我老人家教訓。若說殺奸錯誤，因時迫忙，這不怪你。祇是既然知錯後，仍該將奸淫殺來！”花振芳道：“你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掛頭之時，天已發白；若再復殺，王家人等豈不知覺了！我有何懼？而任大爺身帶重傷臥城腳的，若被捉，豈不反害任大爺不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放屁！胡言！想等到天明事重，而殺奸事輕！這半年光景，還是日迫時促？你就該仍到定興，將奸淫殺了，任大爺之冤始出，這就算有始有終也。劫牢之後，定興自然差人趕拿，因你膽小，不敢再到定興縣了。你且說：我說的是與不是？”花振芳自想道：“彼時之迫，後來也該再去。怪不得今日這個老兒責備。”說道：“真正我未想得到此，不怪你責。”鮑自安笑道：“你既受教就罷了。任大爺與你相好，今日我既相會，也就不薄。前半截你既做了，後半截該是我辦了。我明日到定興走走，不獨將奸夫淫婦殺之，還要將王倫家業盡皆盜來，以補任大爺之原業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晚生何德，承二位老師關切，雖刻骨難忘！”花老道：“任大爺且莫謝他，祇見他的口，未見他的手。待他一一照言做了，再謝他不遲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二人拍掌為賭：我能如言一一做來，你當著眾人面，磕我四個頭；若有一件不全，我亦當眾人面，磕你四個頭。何如？”

二老正要拍掌，祇見外邊又走進二位英雄，眾人皆站起身來相讓。鮑自安道：“不敢驚動，此乃小婿濮天鵬。”濮天鵬一見駱宏勛在坐，連忙上前相謝贈金之恩。駱宏勛以禮相答。又問：“那位英雄是誰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此乃舍弟濮天雕也。”宏勛立著見了禮。花老妻舅、消安師徒，素日盡皆認得，不要通名道姓，不過說聲“久違了！”任正千乃係初會，便見禮通名。弟兄二人與眾分賓主坐下兩席。

鮑自安問道：“探听果係何人？”濮天鵬道：“乃定興縣人氏，姓王名倫，表字金玉。父是現任吏部尚書，叔是現任禮部侍郎。因目前初得職，初任嘉興府知府。眷屬祇帶了一個愛妾賀氏，餘者家奴十數人，家人倒有二十多丁。早飯時尚在揚州，大約今晚必至江邊。故速速回家，稟爺知道！”任正千听得“愛妾賀氏”四個字，不覺面上發赤起來。鮑自安得意道：“花振芳，你看我老人家的威力如何？正要打點殺他，不料他自投我手，豈不省我許多工夫！且先將奸淫捉獲，後邊再講盜他家財！”又對濮天鵬道：“任大爺、駱大爺，乃是世兄弟；駱大爺又是你之恩人，一客不煩二主，吃飯之後，少不得還勞賢婿過江，將奸淫捉來！祇對水手說，至江心不必動刀動槍，將漏子拔開，把一伙男女送入江中。要把奸夫淫婦活捉將來，叫任大爺處治。任大爺之怨氣方纔得伸，而駱大爺之恩，你亦報答了也！”濮天鵬滿口應承。任、駱二人回道：“濮姑爺大駕方回，又煩再往，晚生心實不安，奈何？”鮑自安道：“當得，當得！”眾人因有此事，都不肯大飲，連忙用飯。吃飯之後，濮天鵬起身要往後邊去，鮑自安叫回，道：“還有一句話對你講：‘君子不羞當面’，你曉得昨晚金花前來與駱大爺比試？”便告訴濮天鵬一遍。“我此刻當面言明，不過要明駱大爺之教，並無他意，勿要日後夫妻爭鬧至門，此乃我們之短！”濮天鵬滿面帶紅，往後去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愛婿須向內情看，祇因女過不糊塗。

今朝說破胸襟事，免得夫妻後不安！

進了後邊，夫妻相見，自古道新婚燕爾，兩相愛慕，自不必言矣。濮天鵬見天色將晚，恐誤公差，雖然是難舍難分，不敢久戀。遂連忙來至廳前，告別眾人趕過江不言。且言鮑自安向眾人道：“諸公請留於此，專等佳音！”又分付濮天鵬道：“千萬莫逃脫奸淫！”濮天鵬答應“曉得！”獨自出門過江去了。得意老兒授計去，專候少刻佳音來。畢竟王倫、賀氏被濮天鵬捉來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